

名家名作

徐志摩

印度洋

上的

秋思

中国盲文出版社

印度洋上的秋思



徐志摩
著

中国盲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印度洋上的秋思/徐志摩著. —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09. 1

(名家名作)

ISBN 978 - 7 - 5002 - 2847 - 9

I. 印… II. 徐…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8567 号

印度洋上的秋思

作 者: 徐志摩

出版发行: 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

邮政编码: 100072

电 话: (010) 83893585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8.2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02 - 2847 - 9/I · 524

定 价: 23.00 元



目录

1

散文篇

3	《猛虎集》序文
8	我所知道的康桥
17	翡冷翠山居闲话
20	巴黎的鳞爪
35	印度洋上的秋思
41	浓得化不开·香港
45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48	泰山日出
50	天目山中笔记
54	自剖
60	给抱怨生活干燥的朋友
63	秋
73	关于女子
87	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

92	泰戈尔来华
98	罗素又来说话了
106	未来派的诗
109	致新月
113	诗刊弁言
116	一封情书
118	泰戈尔





目 录

诗 歌 篇

125	雪花的快乐
127	沙扬娜拉
128	落叶小唱
130	问谁
133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135	去吧
136	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地跳荡
138	我有一个恋爱
140	无题
142	消息
143	夜半松风
144	月下雷峰影片
145	沪杭车中
146	难得
147	古怪的世界
149	天国的消息
150	乡村里的音籁
152	她是睡着了
154	五老峰
156	朝雾里的小草花
157	在那山道旁
159	石虎胡同七号
161	先生! 先生!
163	叫化活该
164	谁知道
167	残诗
168	盖上几张油纸



目 录

171	太平景象
173	一条金色的光痕
177	灰色的人生
179	恋爱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181	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
183	毒药
185	给小曼的公开信
187	翡冷翠的一夜
190	呻吟语
191	珊瑚

192	变与不变
193	三月十二深夜大沽口外
194	半夜深巷琵琶
195	决断
197	这年头活着不易
199	运命的逻辑
200	新催妆曲
203	两地相思
206	“罪与罚”(一)

207	献词
208	我等候你
211	春的投生
213	拜献
214	渺小
215	阔的海
216	泰山
217	猛虎
219	他眼里有你
220	在不知名的道旁(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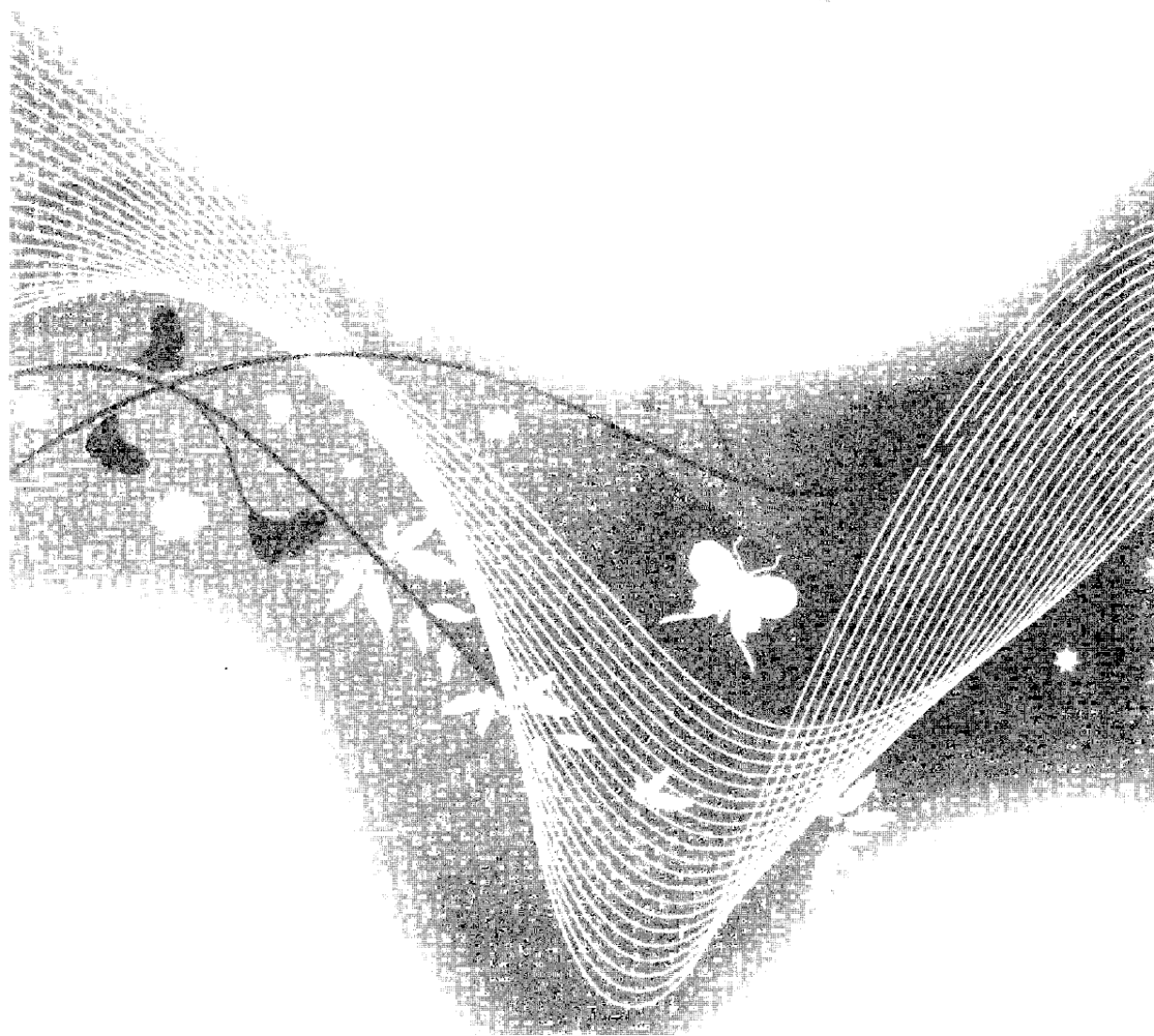




目 录

221	车上	
223	车眺	
225	再别康桥	
227	干着急	
228	俘虏颂	
230	秋虫	
232	西窗	
236	季候	
237	杜鹃	
	238	黄鹂
	239	秋月
	241	山中
	242	两个月亮
	244	残春
	245	残破
	247	活该
	249	卑微
	250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252	云游
253	火车擒住轨	
255	你去	
257	在病中	
259	雁儿们	
261	鲤跳	
262	别拧我,疼	
263	领罪	
264	爱的灵感	
	——奉适之	
279	奥文满奎狄斯的诗	

散文篇





《猛虎集》序文

在诗集前面说话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说得近于夸张了自己面上说不过去，过分谦恭又似乎对不起读者。最干脆的办法是什么话也不提，好歹让诗篇它们自身去承当。但书店不肯同意；他们说如其作者不来几句序言书店做广告就无从着笔。作者对于生意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书卖得好不仅是书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税也跟着像样，所以书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敬的。事实上我已经费了三个晚上，想写一篇可以帮助广告的序。可是不相干，一行行写下来只是仍旧给涂掉，稿纸糟蹋了不少张，诗集的序终究还是写不成。

况且写诗人一提起写诗他就不由得伤心。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不但惨，而且寒伧。能说一件事，我是天生不长髭须的，但为了一些破烂的句子，就我也不知曾经捻断了多少根想象的长须。

这姑且不去说它。我记得我印第二集诗的时候，曾经表示过此后不再写诗一类的话。现在如何又来了一集，虽则转眼间四个年头已经过去。就算这些诗全是这四年内写的，（实在有几首要早到十三年份^①。）每年平均也只得十首，一个月还派不到一首，况且又多是一概的。诗固然不能论长短，如同 Whistler^② 说画幅是不能用田亩来丈量的。但事实是咱们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

① 十三年：指民国十三年，即 1924 年。

② Whistler：通译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他长期侨居英国。

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亚的戏，但丁^①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作品比方说，我就不由得感到气馁，觉得我们即使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个小拇指给掐死的。天呀！哪天我们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哪天我们这些细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脸的急涨的苦恼？

说到我自己的写诗，那是再没有更意外的事了。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②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 Hamilton^③！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真会成功一个诗人——那还有什么话说？

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哪件事我们作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地潜化了我的气质。

话虽如此，我的尘俗的成分并没有甘心退让过；诗灵的稀小的翅膀，尽他们在那里腾扑，还是没有力量带了这整份的累赘往天外飞的。且不说诗化生活一类的理想那是谈何容易实现，就说平常在实际生活的压迫中偶尔挣出八行十二行的诗句都是够艰难的。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候自己想着了都害怕：日子悠悠地过去内心竟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亮，不见丝纹地动。我常常疑心这一次是真的干了完了的。如同契玦腊^④的一身美是向神道通融得来限定日子要交还的，我也时常疑虑到我这些写诗的日子也是什么神道因为怜悯我的愚蠢暂时借给我享用的非分的奢侈。我希望他们可怜一个人可怜到底！

① 但丁：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

② 永乐：明成祖朱棣的年号（1403—1424）。

③ Hamilton：通译汉密尔顿（1757—1804），美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在华盛顿总统任期内先后主持财政和军备工作。

④ 契玦腊：泰戈尔的同名剧本中的女主人公。

一眨眼十年已经过去。诗虽则连续地写，自信还是薄弱到极点，“写是这样写下了，”我常自己想，“但难道这就能算是诗吗？”就经验说，从一点意思的晃动到一篇诗的完成，这中间几乎没有一次不经过唐僧取经似的苦难的。诗不仅是一种分娩，它并且往往是难产！这份甘苦是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一个诗人，到了修养极高的境界，如同泰戈尔先生比方说，也许可以一张口就有精圆的珠子吐出来，这事实上我亲眼见过来的不打谎，但像我这样既无天才又少修养的人如何说得上？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地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还顾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这是一个教训。

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十一年^①回国后两年内写的；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减，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拦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这问题一直要到民国十五年，我和一多^②、今甫^③一群朋友在《晨报副镌》刊行《诗刊》时方才开始讨论到。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 and 艺术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④的作家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工夫。

我的第二集诗——《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我把诗稿送给一多看，他回信说：“这比

① 十一年：指民国十一年，即 1922 年。

② 一多：即闻一多（1899—1946），诗人，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

③ 今甫：即杨振声（1890—1956），小说家，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

④ 《死水》：闻一多的诗作。

《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他的好话我是最愿意听的，但我在诗的“技巧”方面还是那样愣生生的丝毫没有把握。

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要不是去年在中大认识了梦家^①和玮德^②两个年轻的诗人，他们对于诗的热情在无形中又鼓动了我的奄奄的诗心。第二次又印《诗刊》^③，我对于诗的兴味，我信，竟可以消沉到几乎完全没有。今年在六个月内上海与北京间来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丧，又有别的不少烦心的事，人是疲乏极了的，但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却又在无意中摇活了我久蛰的性灵。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的眼前展开，有声色和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这仿佛是为了要挽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那在帷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地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再别错走了路。

我希望这是我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说也奇怪，一方面虽则明知这些偶尔写下的诗句，尽些“破破烂烂”的，万谈不到什么久长的生命，但在作者自己，总觉得写得成诗不是一件坏事，这至少证明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有它的一口气。我这次印行这第三集诗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借此告慰我的朋友，让他们知道我还有一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的。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我说正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着，或是有千千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

① 梦家：即陈梦家（1911—1966），新月派后期代表诗人，曾编辑《新月诗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开始转向历史考古研究。

② 玮德：即方玮德（1909—1935），新月派后期代表诗人，著有《丁香花诗集》、《玮德诗集》等。

③ 第二次又印《诗刊》：指1930年初由新月书店出版的《诗刊》。



我说几行有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更不用指点我说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韵脚是根据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我再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地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

我所知道的康桥^①

(一)

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不论别的，单说求学。我到英国是为要从卢梭^②。卢梭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漂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谁知一到英国才知道事情变样了：一为他在战时主张和平，二为他离婚，卢梭叫康桥给除名了，他原来是 Trinity College 的 fellow，这来他的 fellowship 也给取消了。他回英国后就在伦敦住下，夫妻俩卖文章过日子。因此我也不曾遂我从学的始愿。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我认识了狄更生先生。狄更生——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是一个有名的作者，他的《一个中国人通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与《一个现代聚餐谈话》(A Modern Symposium) 两本小册子早得了我的景仰。我第一次会着他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说，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里吃茶，有他。以后我常到他家里去。他看出我的烦闷，劝我到康桥去，他自己是王家学院 (King's College) 的 fellow。我就写信去问两个学院，

① 康桥：cambridge，指英国东南部的剑桥大学。

② 卢梭：指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罗素。罗素 1921 年曾来中国讲学。

回信都说学额早满了，随后还是狄更生先生替我去在他的学院里说好了，给我一个特别生的资格，随意选科听讲。从此黑方巾、黑披袍的风光也被我占着了。初起我在离康桥六英里的乡下叫沙士顿地方租了几间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从前的夫人张幼仪女士与郭虞裳君。每天一早我坐街车（有时自行车）上学，到晚回家。这样的生活过了一个春，但我在康桥还只是个陌生人，谁都不认识，康桥的生活，可以说完全不曾尝着，我知道的只是一个图书馆，几个课室，和三两个吃便宜饭的茶食铺子。狄更生常在伦敦或是大陆上，所以也不常见他。那年的秋季我一个人回到康桥，整整有一学年，那时我才有机会接近真正的康桥生活，同时我也慢慢地“发见”了康桥。我不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

(二)

“单独”是一个耐寻味的现象。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见的第一个条件。你要发见你的朋友们的“真”，你得有与他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一个地方（地方一样有灵性），你也得有单独玩的机会。我们这一辈子，认真说，能认识几个人？能认识几个地方？我们都是太匆忙，太没有单独的机会。说实话，我连我的本乡都没有什么了解。康桥我要算是有相当交情的，再次许只有新认识的翡冷翠^①了。啊，那些清晨，那些黄昏，我一个人发疑似的在康桥！绝对的单独。

但一个人要写他最心爱的对象，不论是人是地，是多么使他为难的一个工作？你怕，你怕描坏了它，你怕说过分了恼了它，你怕说太谨慎了辜负了它。我现在想写康桥，也正是这样的心理，我不曾写，我就知道这回是写不好的——况且又是临时逼出来的事情。但我却不能不写，上期预告已经出去了。我想勉强分两节写：一是我所知道的

① 翡冷翠：一译佛罗伦萨，意大利中部城市，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著名的艺术中心。

康桥的天然景色；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桥的学生生活。我今晚只能极简地写些，等以后有兴会时再补。

(三)

康桥的灵性全在一条河上；康河，我敢说是全世界最秀丽的一条水。河的名字是葛兰大（Granta），也有叫康河（River Cam）的，许有上下流的区别，我不甚清楚。河身多的是曲折，上游是有名的拜伦潭——“Byron's Pool”——当年拜伦常在那里玩的；有一个老村子叫格兰赛斯德，有一个果园，你可以躺在累累的桃李树阴下吃茶，花果会掉入你的茶杯，小雀子会到你桌上来啄食，那真是别有一番天地。这是上游；下游是从赛斯德顿下去，河面展开，那是春夏间竞舟的场所。上下河分界处有一个坝筑，水流急得很，在星光下听水声，听近村晚钟声，听河畔倦牛刍草声，是我康桥经验中最神秘的一种：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地淹入了你的性灵。

但康河的精华是在它的中权，著名的“Backs”，这两岸是几个最蜚声的学院的建筑。从上面下来是 Pembroke, St. Katharine' s, King' s, Clare, Trinity, St. John' s。最令人流连的一节是克莱亚与王家学院的毗连处，克莱亚的秀丽紧邻着王家教堂（King' s Chapel）的宏伟。别的地方尽有更美更庄严的建筑，例如巴黎赛因河的罗浮宫一带，威尼斯的利阿尔多大桥的两岸，翡冷翠维基乌大桥的周遭；但康桥的“Backs”自有它的特长，这不容易用一二个状词来概括，它那脱尽尘埃气的一种清澈秀逸的意境可说是超出了画图而化生了音乐的神味。再没有比这一群建筑更调谐更匀称的了！论画，可比的许只有柯罗（Corot）的田野；论音乐，可比的许只有肖班（Chopin）的夜曲。就这，也不能给你依稀的印象，它给你的美感简直是神灵性的一种。

假如你站在王家学院桥边的那棵大榭树荫下眺望，右侧面，隔着一大方浅草坪，是我们的校友居（fellows building），那年代并不早，